

青陽先生文集

青陽先生文集

青陽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四時書院藏書

上海涵芬樓
景印常熟瞿
氏鐵琴銅劍
樓藏明刊本

重刊青陽文集



有元死節之士合肥余忠宣公闕
既漫之數載當

國朝洪武初勅命有司祠公于安
慶春秋祭祀其旌忠勸義之意
厚矣先友吳陵張君彥剛好古
尚賢嘗裒輯公之遺文鏤板以
傳然其所作散佚四方弗克盡

覩其全君恒以為憾至今又數
載矣予宗姪沅陵縣丞誠蓋聞
考剛之風而興起者臨民稍暇
復取忠宣公文集編者正之偽
者去之損者補之遺者益之積
累既久仍壽諸梓其意不亦美
哉雖然忠宣公之節義政事當
與日月爭光宇宙悠久固不待

乎斯文之傳與否然晚生後學
仰企前脩霑溉餘馥有不能忘
情者庶或於茲見焉

正統十年春三月吉日

翰林院侍講學士兼

經筵官淮南高穀引



青陽先生文集附錄序



青陽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前集若干卷已繡梓行於世續集若干卷及士大夫忻慕公高風大節播之文辭者又若干卷則維楊張仲劉氏採諸四方而裒集成編者也所散逸者猶多仲剛尚訪求之次第附焉其用心亦勤矣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德追配於古人公之功有補於當時文章雖公餘事然片言隻字必求前世作者之精英而議論雄偉多過人者使公生全盛日則斯文自可垂示於後奈何值勝國校蕩以孤軍當日滋之敵竟伏節就死功德之卓異夫誰可及也余讀公與執政書慨然憂國家之顛危惻然憫生民之困悴凡攻取平定之計設施措置之方如指諸掌當時皆有

且偷安譬猶焚烈火於積薪而卧其上雖言之剴切痛苦
曾莫之恤公死節之志已決於此矣夫公雖視死如歸彼
其國步當何如哉余竊謂國家不幸而有忠臣士君子不
幸而為忠臣夫明良相逢都俞吁咈之敷於大廷不待捐
軀殞命以為賢也張巡顏杲卿王彥章諸君子豈不願為
稷契哉不幸臨其時而取義辱耳公蓋其傳也使夫居宰
輔守民社握兵符者皆能如公之志則國家安有危亡之
患哉 聖朝以忠義勵天下公之祀已載於彝典名已傳
於信史雖其死不為幸而其慷慨英烈之氣凌青雲而貫
皎日者與天地同不朽也仲剛以全集示余徵言余奚容
喙辭不獲乃述其槩如右仲剛名毅以孝行稱士林是集
之編可見其所慕云青城山人王汝玉序

青陽先生文集序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為龍文日之回光散為霞采十園之木上千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榦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搖撼者有元古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于一時繪繡錯施韶漢迭奏著作之盛擬諸三代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為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天為

謀使國勢既衰而復振民心已離而復合者蓋五六年城陷先生與其夫人若子俱死于難平生所為文悉為煨燼中元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七諸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鳩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勲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是以名世矧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為訓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當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為訓者也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闕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增謚文忠進封夏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故用以名其集云番

易程國儒序

青陽先生文集序

頽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
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嘆曰嗚呼世安得復有
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
得而兼者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予與
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實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
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子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予二
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
官當是時予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予以應奉翰林需
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役下僚學殖日
益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為應奉為臺為省聲光

赫著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
涌山積真能窺其突於是子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
連遇時變予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死
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為江淮保障者五六年
援絕城陷竟秉節伏羲與妻子偕死生為名臣歿有美謚
於是子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
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為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
子以為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
以照映千古燁然為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如世
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覩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
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
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姚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議

論閎達固可使家傳而誦之鑿々乎不可易也惜其藁燬
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
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藁為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
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
為尚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
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無
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惠
來學者者稱為青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青陽為名云雲陽
李祁序 字一初 又號希蓮

附青陽山房記

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為
名武威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

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書釋耒則却坐而讀之
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
而仕也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
其中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于此
於是始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京師謁
公于翰林辱不鄙而與之論學因及青陽山房之事而
屬以記固辭不獲退而思之余公世家武威而居淮西
武威之俗以馳馬試劍為雄淮西在宋時為極邊其民
操干戈持弓矢習戰鬪賴國家承平偃武修文未百年
間余公以儒自奮文章政事燁然為時所宗而名聲遂
流聞於天下是雖風俗與時移易而余公以拔萃之資
出羣之材超世之志有不可誣者矣向使余公習其故

常當國家偃武修文之餘風俗與化移易之後不知學問其天資才智自足以取富貴不過富貴之人將以號於天下曰儒者則未也所貴於儒者以其能學先王之道也故雖窮為匹夫其言其行猶足以化民而成俗遺風餘韻亦足以起人仰慕於無窮而況於有位者乎夫青陽山房以余公而得名不然一田舍耳故地不自勝因人而勝人不自賢以學而賢甚矣人之不可以不學也余公之有是山房也非以自私也欲使學者讀書於此也里之子弟彼余公之教皆曰青陽山房多書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郡邑之人慕余公之義又將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衆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四方之士聞余公之風莫不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皆有成吾

其游焉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者又若是將見賢才濟
濟出為邦家之光青陽山房傳之不朽矣豈不盛哉此
記所為作也若夫湖山之勝深者涵雲天高者薄霄漢
蛟龍之所蟠虎豹之所蹲怒而為風喜而為雨聲色動
植之物陰晴明晦之變古人之所爭今人之所賞遺墟
與壤可喜可博則又青陽山房之奇觀也當有名公顯
人妙能文辭者游而賦之記不脩錄余公名闕字廷心
至順癸酉進士及第初命泗州同知擢翰林應奉遷刑
部主事復入翰林為脩撰拜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
出為湖廣行省郎中徵入集賢為經歷尋改翰林待制
今為浙東廉訪僉事云新安程文記